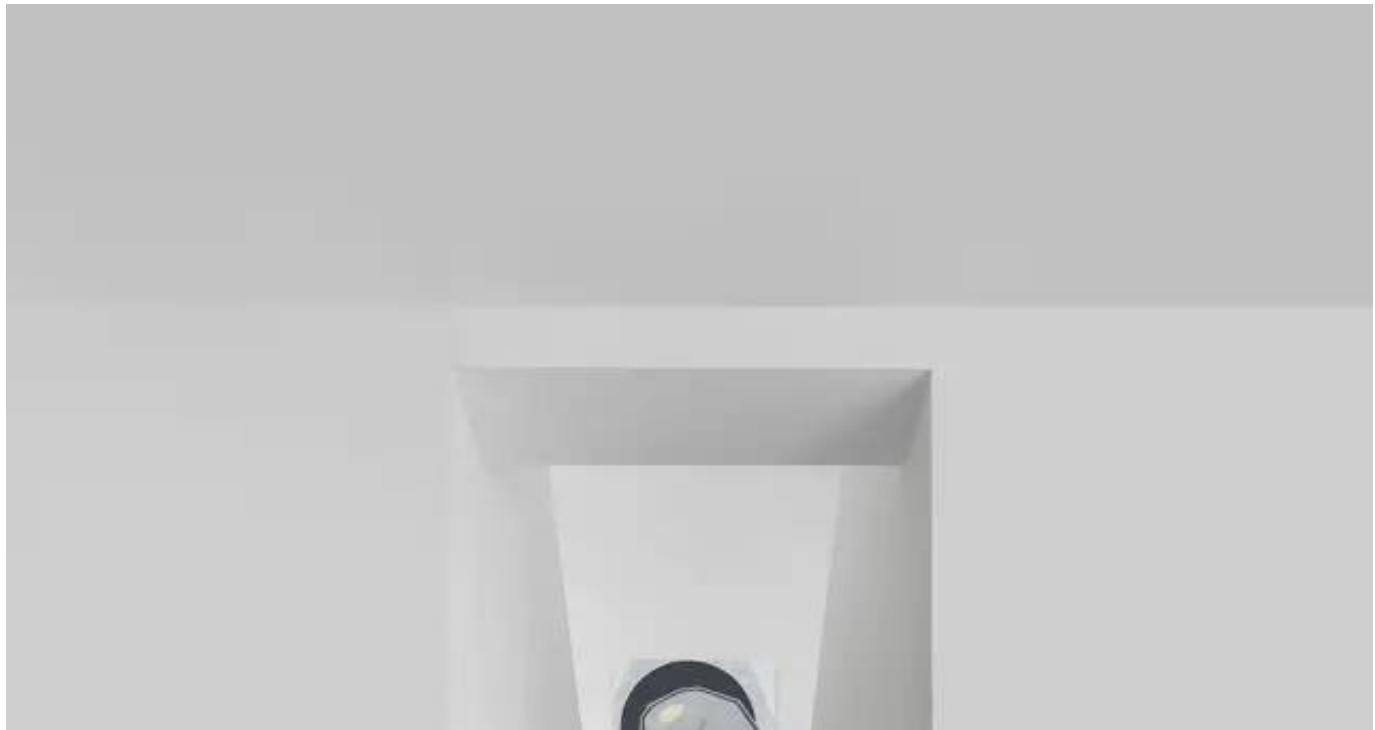


# 空艺术 | 高露迪 荧光退潮

(原创) 2016-10-22 朱凡、孟宪晖 空艺术



高露迪曾在画室中接触到真正的人类头骨，少不经事的他常常拿来把玩却毫无恐惧，回头想来，留在记忆深处的唯有上面的一个洞，因为那是一个被枪决的犯人头骨。也许正是这种童年记忆的影响，使他持续以骷髅为题材创作，绘画也成为了他的生活方式。







“高露迪个展”展览现场

2016年10月22日，高露迪的第三回个展在空白空间北京开幕。荧光色的“狂喜”在他的新个展中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黑白”的观看方式，他说那是对2014年及2015年彩色绘画创作的反思。骷髅头、静物、自然风景、女性形象雕像以及奇异景致等意象还在持续，全新的色彩系统已经建立。





“高露迪个展”展览现场

从第一次个展“gū dú”以孤独情绪作为主题，绘画和文字的重复书写贯穿其中，到第二次个展具有当代特征的荧光色系的大量使用，后者一度成为高露迪绘画中的显著特征。

荧光色在全画面的扩散和持续，同时引发了高露迪对于自身的反思，他主动暂停了这种被他自己形容为“无节制的宣泄”。在近期创作中，高露迪完成了一次色彩系统的切换与转向，大面积的荧光色块从画面中退潮，转而成为画面的少数分子，画面转向更为克制的弱色调之中。这种调整，一方面使他脱离了对于某个固定色彩系统的依赖，戒断了荧光色所带来对于观者视觉的强烈刺激，另一方面，也使得其绘画进入灰度之中进行寻找。在脱离了色彩所携带的焦点集中之后，高露迪基于日常图像的切割重建获得了更为清晰的推进。《机场》中对于画面逆时针旋转90度的呈现，如同隐藏关卡，与智能手机所使用的重力感应系统的翻转动作不无关联，而随着旋转的产生，进一步拉伸了画面与现实的差异距离。





“高露迪个展”展览现场

圆形在高露迪的绘画中反复出现，小面积的荧光或以遮蔽的方式出现，使得其成为引导观者阅读的画面视觉重心。在高露迪看来，强迫症式的设计让正圆成为常态，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暗示。在画面中心的图像也与视觉疲劳或眩晕时所产生的圆形光斑有着相似之初。



“高露迪个展”展览现场

尽管，在高露迪看来，他不会过分地考虑绘画的具体对象，更多是本能地仰仗图像所给予的信号。但他的绘画中，骷髅、雕像、黄桃等图像反复出现。图像的重复性排列一直在高露迪的作品中有所延续。《五十个骷髅》则可被视为是上次个展中《十二个骷髅》的延续。骷髅在当代流行图像中被反复使用，其原本与生命体残留物的相关也被不同媒介、色彩的复制品所取代。少年时对于真实骷髅的把玩作为一种弥散的轮廓，与当下对骷髅的描述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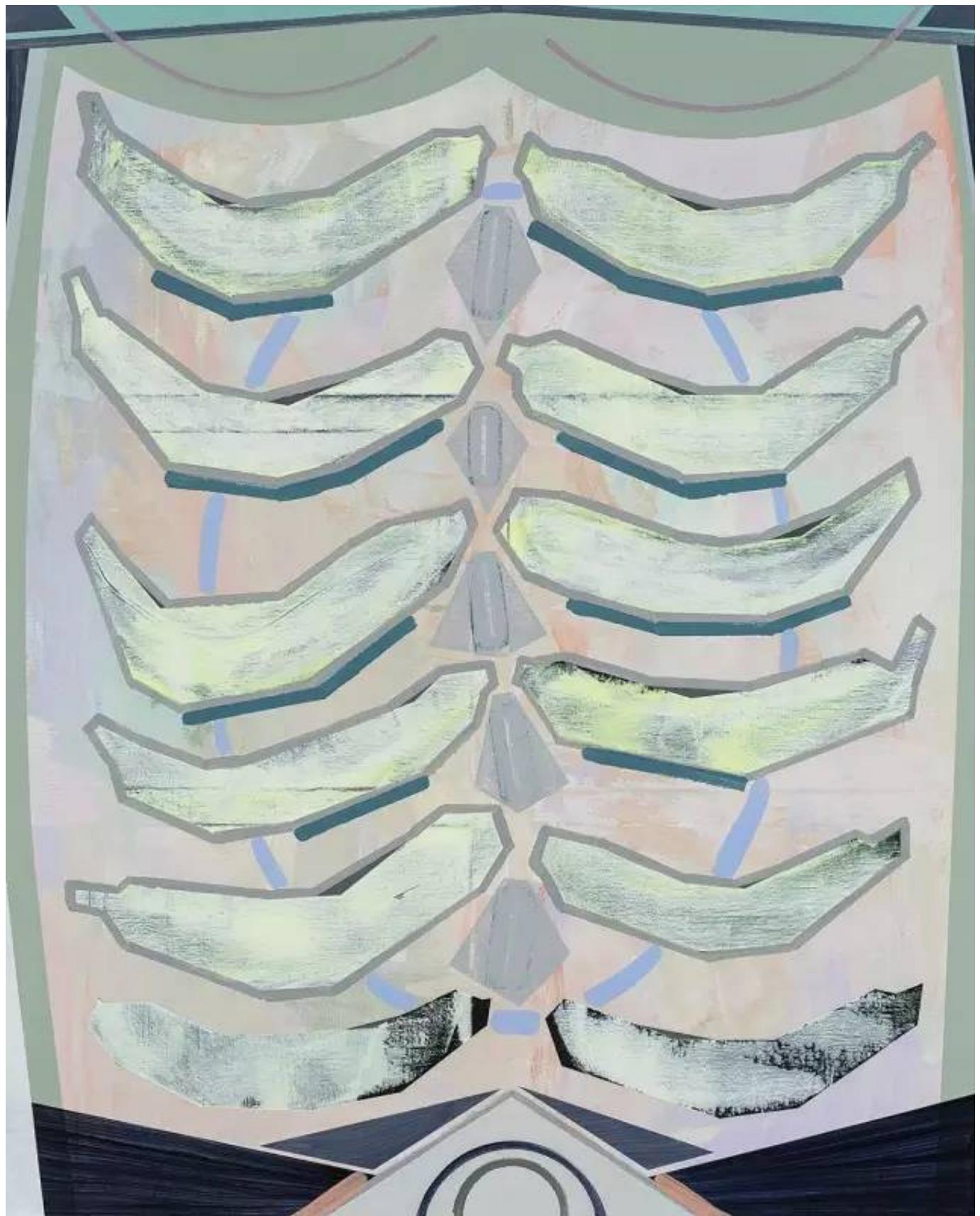
“高露迪个展”展览现场

古典雕塑反复进入高露迪的绘画之中，雕像本身所携带的庄严感和仪式感并非是高露迪关注的重心，他所选择的雕像都有着完整的轮廓，如同圆，是一个形象的闭合。在《头像A, B, C, D, E》之中，高露迪将罗马圣贤雕像从完整中抽离，与现实中身边朋友的面貌相融合。对物肖像的方式在对于水果、骷髅的描述中也可窥见。



“高露迪个展”展览现场

空艺术对话高露迪，呈现他对创作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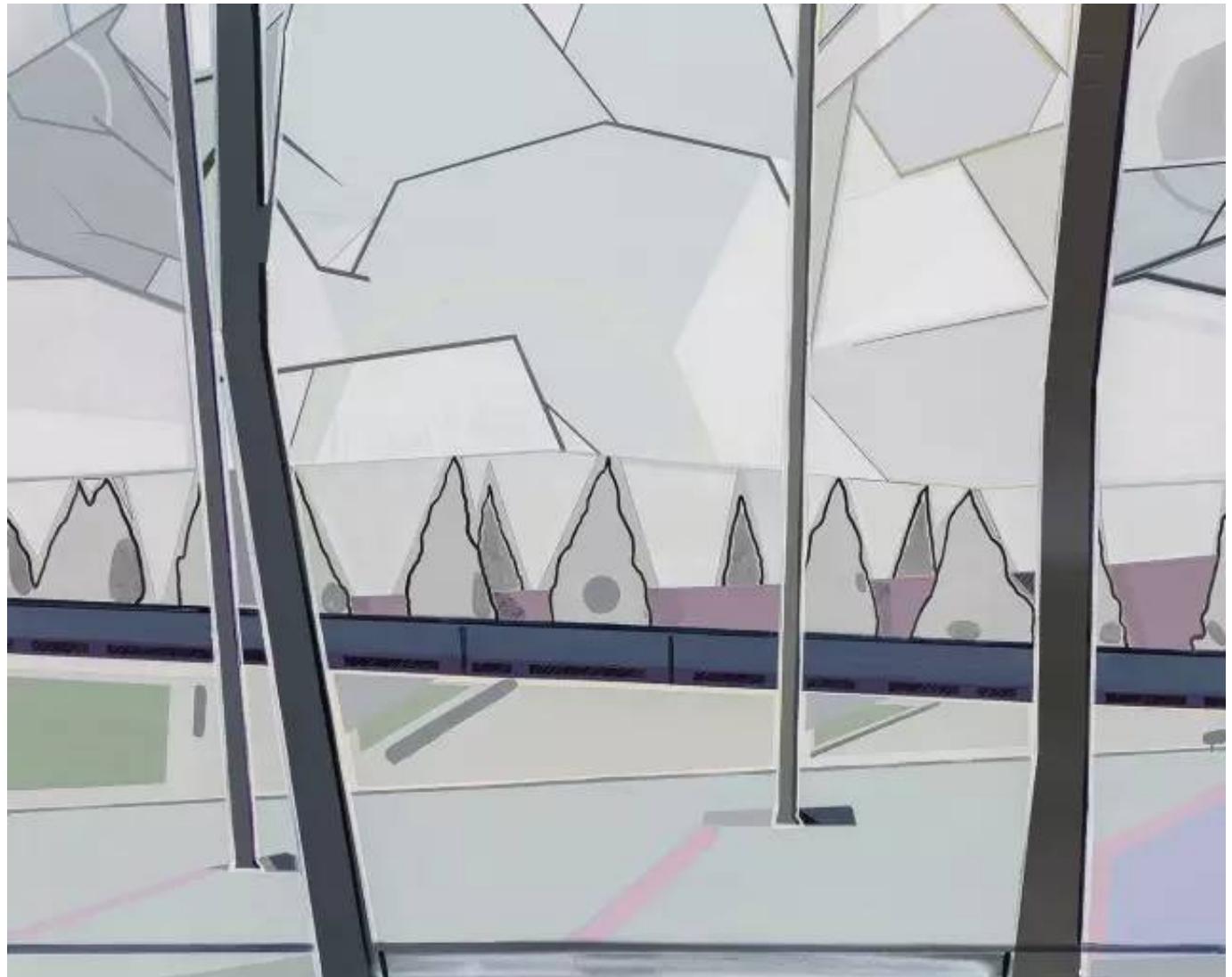


香蕉肋, 150x120cm, 布面丙烯, 2016

空艺术：这次个展与上次相比更多是颜色上的变化，题材仍在延续，你是怎样考虑的？

高露迪：上次个展更像宣泄式的表达，我把想法通过绘画方式表现出来。持续两年的荧光色系创作让我想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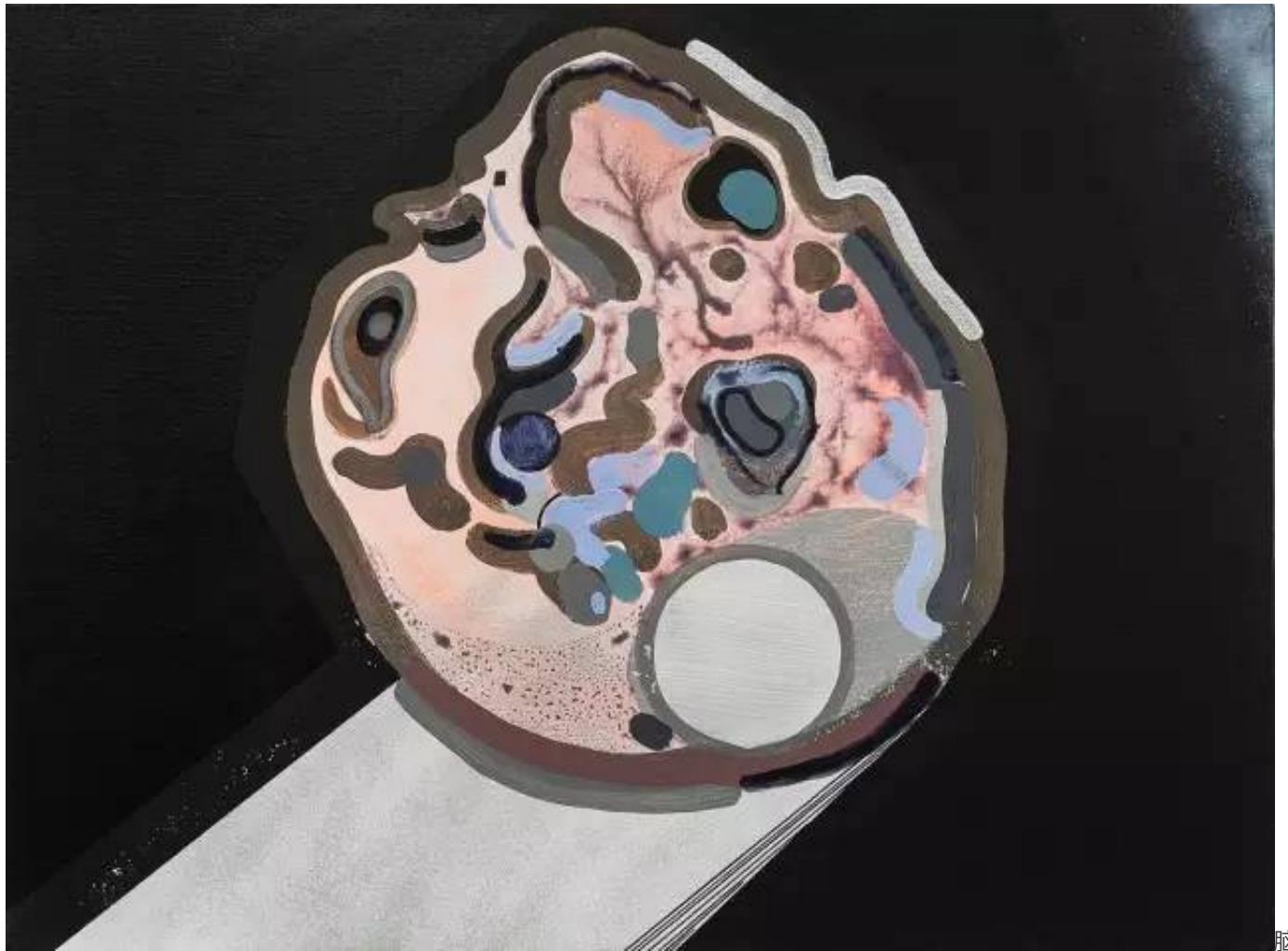
续探索，因此转向弱色调，积累了一定作品后呈现了这次展览。从宣泄式地创作到有所控制是很顺其自然的事情。色调变弱会更注重形本身的结构，这样能帮我对上一批作品进行反思。黄桃、树林、骷髅等题材都来自于我的生活，自身的状态没有变，题材也在延续，比如《辅路》就是我每天经过的机场辅路，只不过树林、人物的结构相比以前更加深化。



辅路，200x250cm，布面丙烯，2016

空艺术：因此画面变得更加抽象、冷静？

高露迪：绘画过程中我没有太多考虑画画对象是什么，一切都是图像给我的信号。在绘画过程中，颜色已经被提炼了，描绘的对象也必然趋于抽象。意象是给大家的，绘画过程是给自己的，某种程度上说，绘画相对柔软，不像观念艺术家那样要表达某种态度或宣扬政治立场，只想把自己认为美的东西表达出来，亲和力很强。



脑

袋, 60x80cm, 布面丙烯, 2016

空艺术：你部分作品呈现的面貌未必如标题那样一目了然，有没有考虑给观众一个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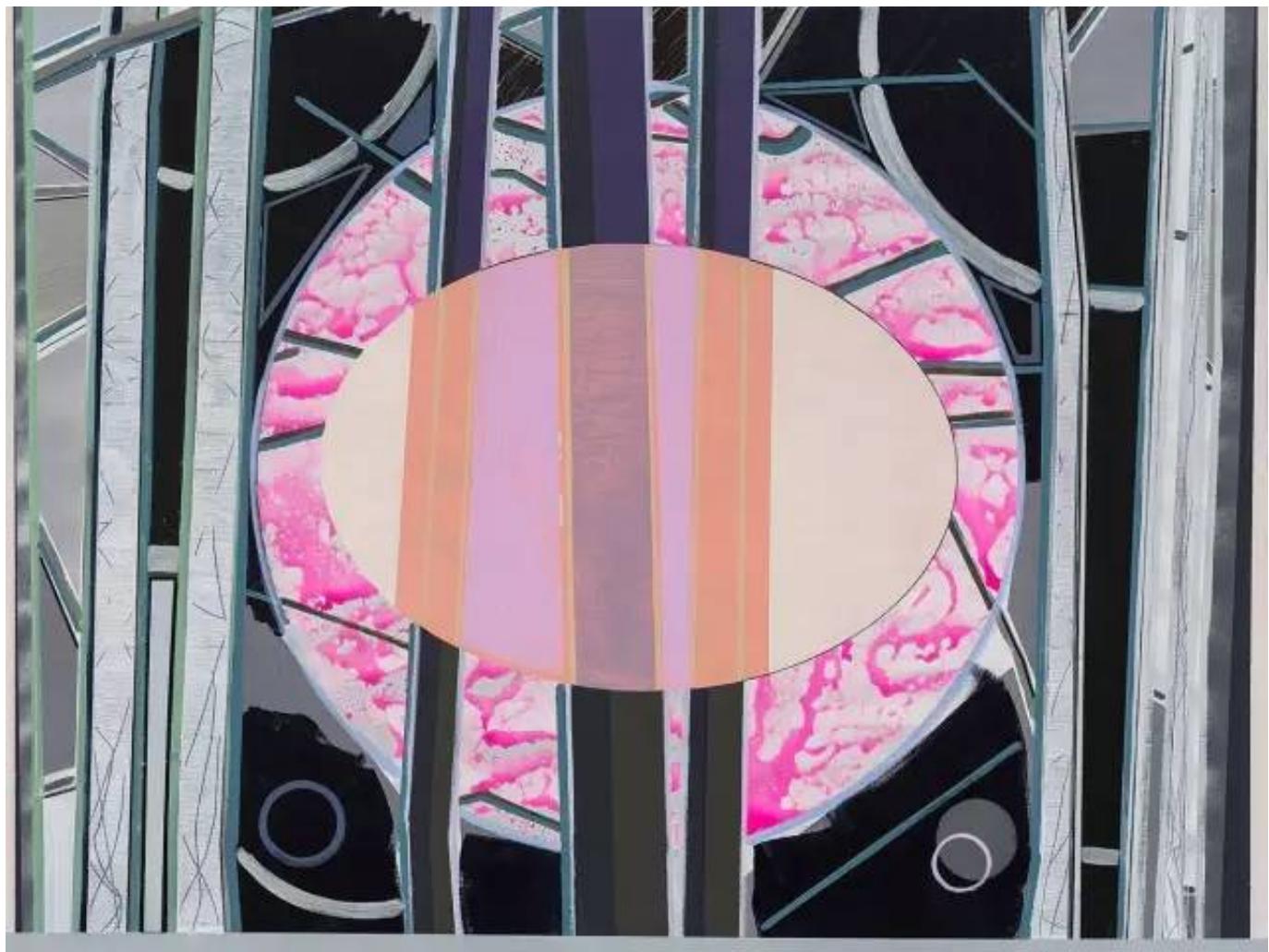
高露迪：入口还是有的，比如《机场》乍看起来可能无法认知，我故意将画面逆时针旋转了90度。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手机屏幕旋转是很常见的现象。但受大尺幅的影响，观众或许会有一定的压迫感，相对抽象的画面会让他们去感受，而非借助识别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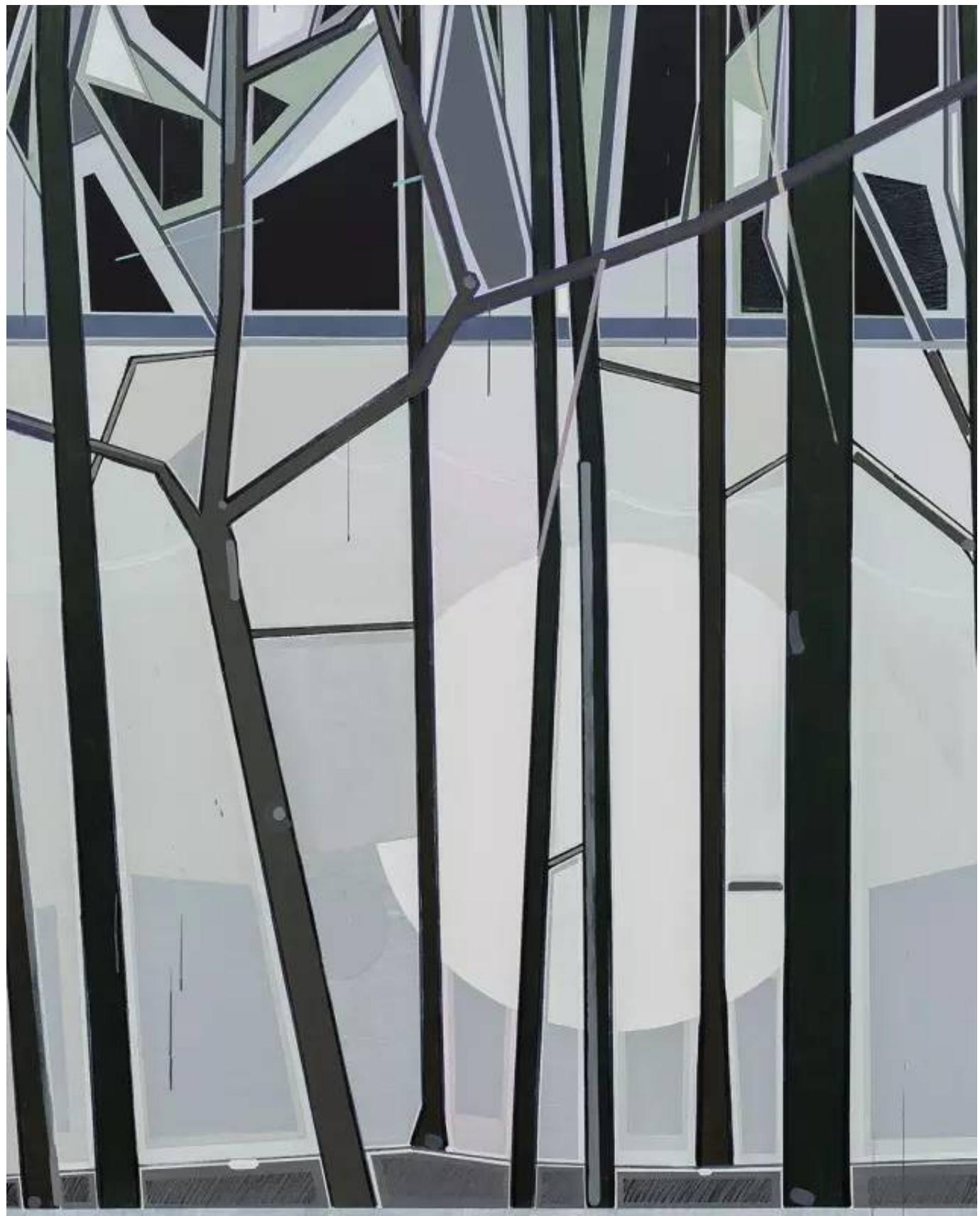
机场, 300x650, 布面丙烯, 2016

空艺术：你的作品中常出现标准的圆形，甚至会成为视觉中心，是否是你有意处理的结果？

高露迪：圆形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工业化社会下，强迫症式设计让正圆成为常态，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暗示。我对圆这个轮廓感兴趣，其中又包含无数细节。绘画中，我会用相对完整的圆做模型，与直线、多边几何体等其他结构进行对比，让作品更加丰富。有个朋友是匹兹堡大学的生物学家，他说人类会在非常疲劳或产生眩晕时看到大的圆盘，阳光下也会看到棱形从眼前晃过，人们总会关注相对圆满的东西，只是未必观察到罢了。



粉圆, 150x200cm, 布面丙烯, 2016



白月, 250x200cm, 布面丙烯, 2016



灰白圆，200x300cm，布面丙烯，2016

空艺术：那又为什么会选择骷髅作为题材？

高露迪：在人类绘画史和当代设计上，骷髅都是经典形象。现今社会找到骷髅模型是一件容易的事，《五十个骷髅》是去年《十二个骷髅》的延续，这种重复排列始于《黄桃》系列。此外，12岁时，我在画室接触过真正的人类头骨，可能是枪毙的犯人。小时候对骷髅没有恐惧，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也只有那个洞，或许以骷髅为题材也是对儿时记忆的一种映射。



五十

五个骷髅, 250x400cm, 布面丙烯,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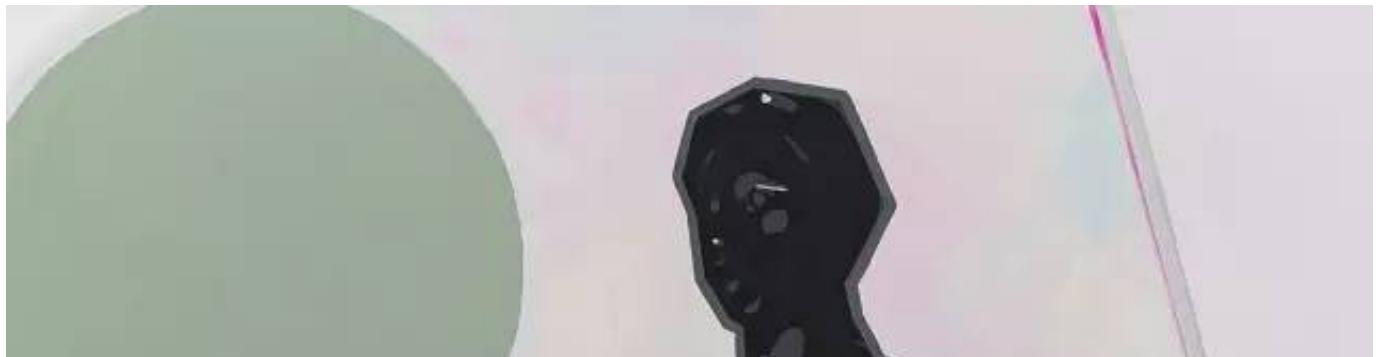
灰黄桃, 200x300cm, 布面丙烯, 2016



脸，50x60cm，布面丙烯，2016

空艺术：静物、雕塑都是绘画训练初期常见的对象，大理石像如同进阶后的成果，延续这些题材是不是一种回归？

高露迪：我没有经历过太多考学式的绘画训练，《黑美人》只是延续了对塑像的痴迷，我在一个美术馆中看到黑色大理石雕出的白人女性形象。黑色中透出的人物结构质感让我着迷，黑白灰关系间的层次是我想探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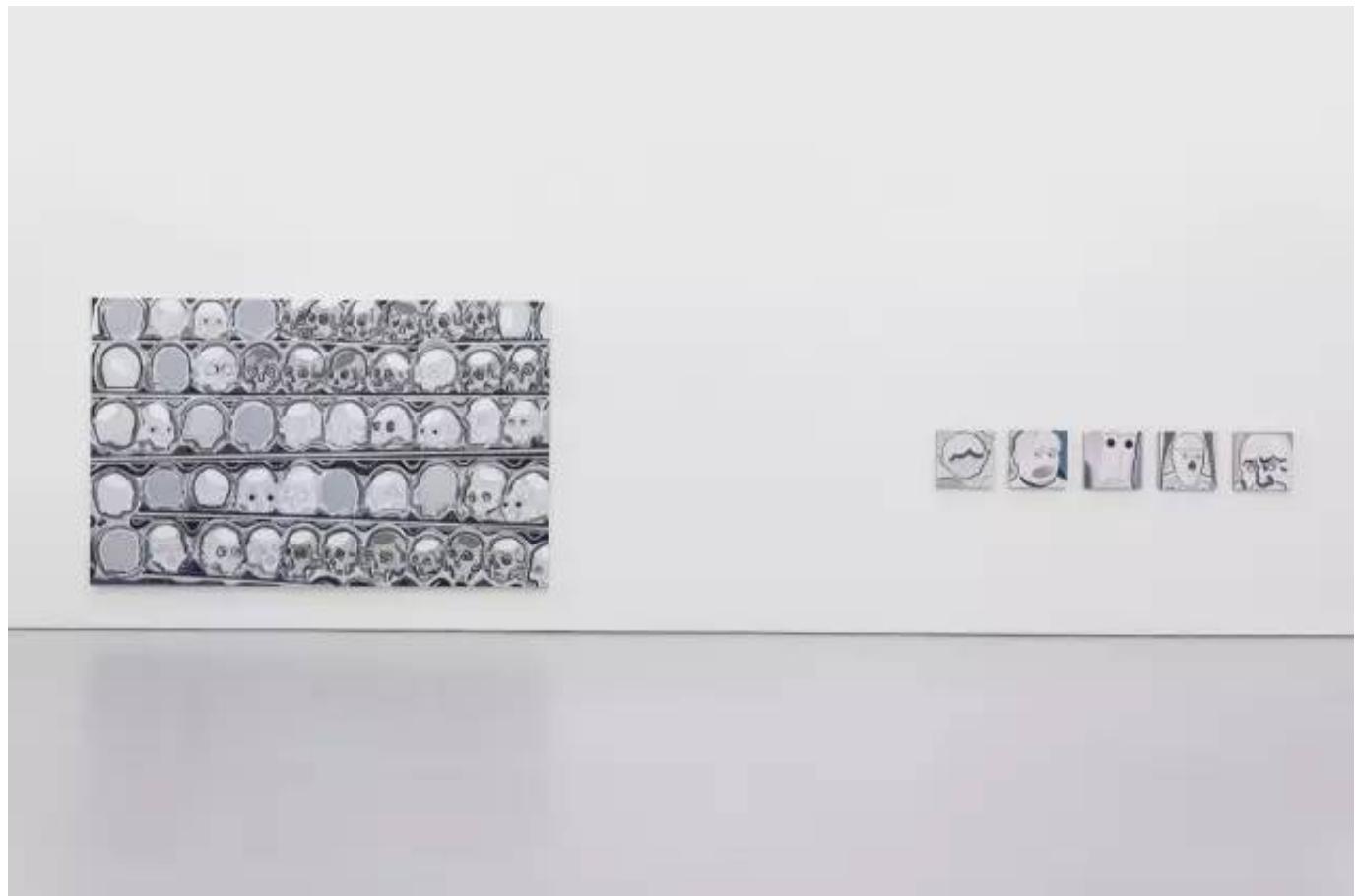




黑美人，300x200cm，布面丙烯，2016

空艺术：肖像似乎是雕塑的局部排列，是否是一种新的尝试？

高露迪：《肖像》中的五张人物是罗马圣贤，我有意将原本的形象抽离，转换成身边朋友的样貌。这种组合很像以前的《保险箱》系列，人像轮廓中带有一些细节，是我绘画中的研究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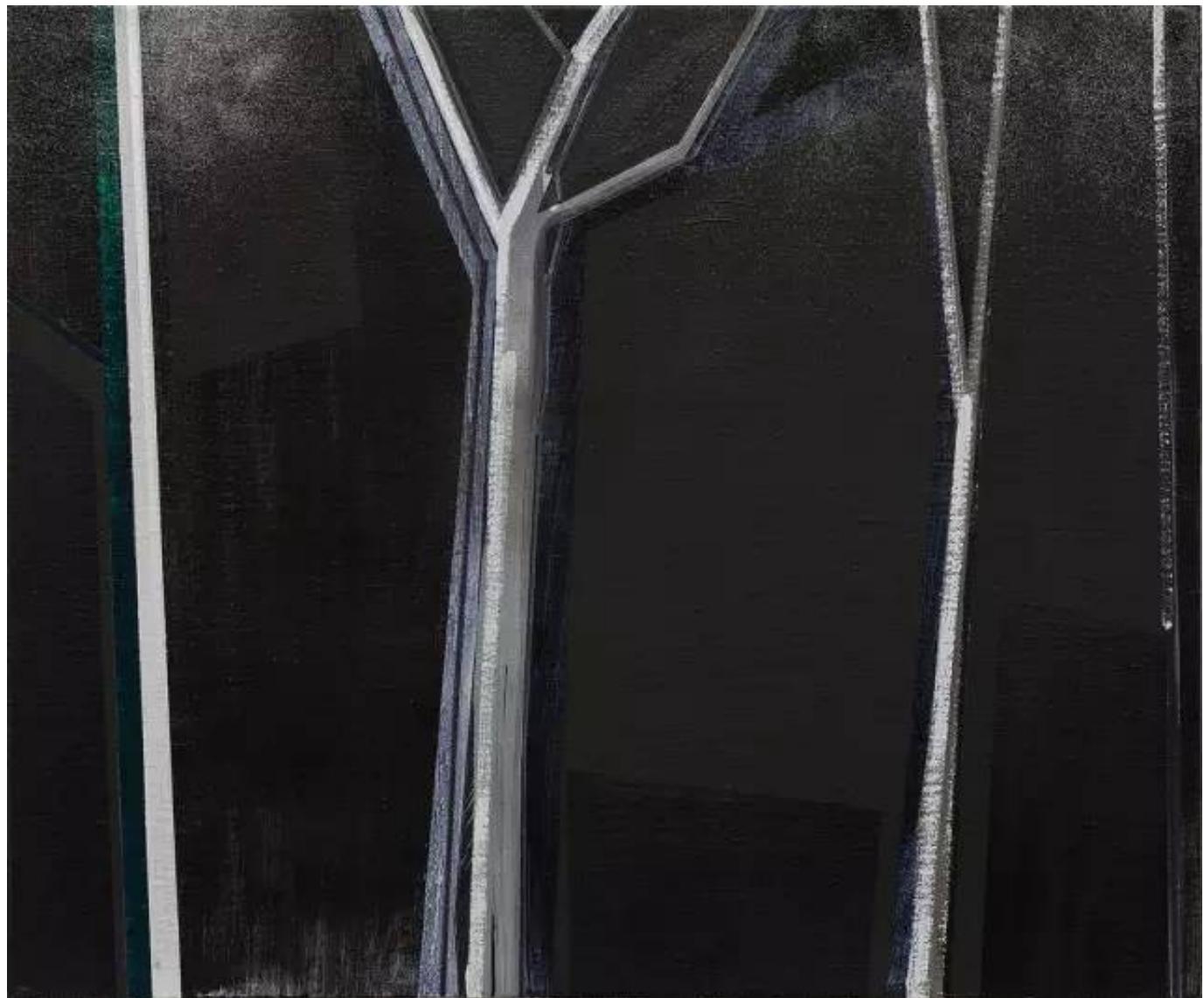


肖像, 150x120cm, 布面丙烯, 2016

空艺术：探索新方向的过程是怎样推进的？

高露迪：或许是以前的习惯使然，常常想给画面增添颜色，这就需要控制自己，直到最后不再恐惧对颜色的

把控。我曾对着一张宝丽来照片画下《夜树》，随后获得灵感希望描绘一张大尺幅的结构性创作，《玉兰》是这批大作品中最后完成的，在稳定的情绪下以很舒服的状态结束。



夜树，50x60cm，布面丙烯，2016



玉兰, 200x300cm, 布面丙烯, 2016





高露迪个展

时间:: 2016年10月22日至2016年12月11日

地点: 空白空间北京